

結論

本論文主要探討現代作家創作意識中的神話思維，及作為藝術創作手法的神話主義特點。隨著科技進步與人類生活品質的提高，印刷術的發明取代了以口耳相傳的傳遞訊息方式，重實證邏輯的科學建立取代了人類對自然現象的非理性理解，隨著時空推移，在這多變的世界中，古老神話的哲理性、藝術性與文學價值依舊不減，經過世世代代始終保存在人類集體無意識之中。而在文藝創作中與此相關的是神話主義創作手法的出現，其對現代文學與文化皆產生重要影響。透過對此手法特點的探討，並藉由對艾特瑪托夫《白輪船》、《花狗崖》和《一日長於百年》三部神話化作品的分析，可將本論文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一、神話思維是一種創作思維，神話主義是文藝創作手法，也是研究文學作品的切入點。

神話思維記載著原始人對自然界的直接感受，以及人類的最初思維模式，它被保存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中，經過千年光陰，轉化成具有藝術價值的創作思維，常為現代作家援引，並藉此以古喻今，創造出神話化小說，這種創作手法即稱為神話主義，是二十世紀現代作家普遍使用的手法，其運用方式包括透過原始神話的引入、或塑造出與神話原型相似的結構與人物形象，或在情節佈局上與神話平行發展等，以上各種方式除了為作品增添獨特的藝術價值，神話化小說主題也反映現實狀態，其中具有隱喻意義的內容也象徵著人類對美好理想世界的嚮往。

神話主義也是現代文學作品研究者分析探討文藝作品美學的切入點之一，以結構主義與原型理論為論述基礎，將神話視為記錄人類深層心靈的基本規則，蘊藏人類集體無意識中反覆出現的原型。而研究神話化創作時，不僅需從傳統文學研究方式著手，重視組成文本的基本要素，更需將作品置於文化文本中檢視，才能全面地了解神話主義作品特質，包括對小說結構與人物形象分析，或是分析小說中的神話思維特色等，依此將可歸納出作家的神話主義詩學、各別作品與作家創作特色對整個文化的意義。

二、神話思維在艾特瑪托夫創作詩學中成爲一種藝術思維，神話主義是其
主要創作手法。

從小深受斯拉夫與伊斯蘭雙重文化影響的艾特瑪托夫，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是其創作靈感來源，也是其藉以反映現實的利器。從神話主義角度切入，透過對《白輪船》、《花狗崖》和《一日長於百年》三部作品的分析，可看出小說的表層結構層次分明、緊密相連，而深層結構則表現出神話具有的二元對立體系，其中，神話除了是現實與幻想的參照，神話中的悲劇性結局也具有教訓意義，旨在揭示現實中的醜惡，以及惡劣野蠻行徑的下場。小說中具有原型意義的形象也是構成神話化小說的重要環節，智慧老人們樸實的外貌底下皆蘊藏一顆散發著智慧光芒的內心，雖然有時被其陰影蒙蔽，但他們是民族文化的保護者、傳播者，也具有自我犧牲與奉獻的精神；小說中的母親除了也具備此精神外，她們還是美與善的代表，總是爲後代奉獻無私的愛；小說中的動物幻化成各種角色，包括創世者、民族始祖、領導者、預示者、警示者、拯救者或救助者等，使小說表現出多樣貌的藝術特性；古老神話中最常被提及的元素——水是萬物生命必備元素，也是孕育萬物的搖籃，更是新生的象徵。

除了獨特的結構與生動的原型外，艾特瑪托夫更將記錄人類原始對自然現象感知的神話思維轉換成創作的藝術思維，將神話思維的一般特性變換成各種符號穿插在文本中。艾氏創作中的神話思維一般特性主要可分成五類，包括從人類與自然的渾融不分、兩者的緊密關係中檢視人類的道德良知；原始社會普遍存在的圖騰崇拜與禁忌被作家轉換成藝術創作概念，在作品中具有保存民族文化與藝術作用；艾氏的小說融入了原始思維中時空渾融爲一的概念，模糊小說的時空體系，塑造出具有全球性、永恆性的文藝創作；至於數的分類方面，作家不是單純的將具有神祕意義的數字套用在故事敘述中，而是將其轉換成藝術思維，藉由數字的神聖意義突顯人物形象在小說中的重要性，這些人物是良善道德與民族傳統的守護者；至於在神話思維中占重要位置的二元對立概念，在小說中轉化成自然／社會的對立，其中又以自然的二元對立（光明／黑暗、生／死、海／陸）傳達人生意義，以社會的二元對立（善／惡、允許／禁止、城／鄉）展現人物

獨特性格。

小說中貫穿首尾、具有原型意義的儀式，則使整部小說成爲一個記錄原始儀式活動的儀式文本。《白輪船》中的受難儀式代表人類對惡的憎恨，並對追求美好未來的堅持；《花狗崖》的成年儀式與《一日長於百年》的安葬儀式是生命從生至死的過程，前者揭示人類犧牲與寬容的精神，後者闡述記憶的重要性，而這些與人類生命過程平行發展的儀式，使小說更貼近生活，更容易傳達其哲理思想。艾特瑪托夫的神話化創作不僅是一部現代神話，更具有反映現實，面向永恆的主題。小說中透過道德淪喪、毫無良心與具有善良品德的對立人物形象，喚起深藏於人心的道德良知，並深刻刻畫善／惡兩大勢力的對抗，當遵從民族文化傳統的善良人物面對強大惡勢力時，表現出來的是不妥協與不屈服態度。另外，對於人生哲理方面，艾氏在神話化小說中所言的並非人生短暫此現實意義，而是上升至更高層次，強調人類不斷繁衍、生生不息，人的生命是無限的，因此小說的藝術價值也具永恆性。

三、艾特瑪托夫的神話化創作是具有原始自然性、哲理性與永恆性的現代神話。

將古老神話進行藝術加工，以古老神話爲基礎，添加新的藝術元素成爲二十世紀現代作家的創作手法之一。古老神話的出現始於人類對自然現象的直接感受。現今神話再次出現則源於人類對發達社會各種弊端的排斥，也使作家重新思考人類生存空間與命運的發展，並將希望寄托於美好未來上。神話除了具有文學上的意義外，對於整個人類文化體系也占重要位置。現代作家的神話化創作不僅爲現代美學帶來獨特的藝術價值，也爲人類文化與人類生命本質提供哲理性思考。誠如韓捷進所言，艾氏在文學創作中並非簡單地重覆古老的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而是在這塊古老的民間文學花園中採集和釀製。古老的民間傳說和神話經過作家的精心設計與加工，多樣化地把它們合理鑲嵌在作品中，使其顯現出神話般的奇蹟和新穎的美學效果。它們時而隱喻現實，時而闡發哲理思想，時而映襯人物，

時而推進情節。¹⁹⁹綜合本論文的分析成果，反映現實、人類道德良知與具豐富哲理性是艾特瑪托夫神話化創作極力追求的目標，將小說塑造成蘊藏原始自然性的現代神話使小說更具永恆的藝術價值。艾氏個人認為，藝術本身除了帶給人歡樂之外，更應該驅使人進行深刻思考，應該喚起人們身上強大的同情心使其反對惡，給予其理由以悲傷及憂愁，並渴望恢復及捍衛那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但卻已遭蹂躪和毀滅的東西。²⁰⁰作家透過古老神話蘊含的真理為警誡，在現實中發生的悲劇為後果，抒發其對社會、歷史、生態、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見解，大膽揭示黑暗醜陋的現實社會。其最終目的是希望藉此喚醒讀者內心深處的同情心，共同對抗邪惡，並朝美好未來邁進。

¹⁹⁹ 韓捷進，〈艾特瑪托夫〉，頁 226。

²⁰⁰ Ч. Т. Айтмат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с. 381.